

綱鑑會纂卷之十四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西晉紀都河南洛陽近陝西故曰西晉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諱炎字安世河南人司馬懿之孫昭之子也襲封晉王未幾滅魏稱帝并蜀吳都洛陽在位二十五年而崩壽五十五○按司馬纂逆之壽實并正統必并蜀吳

後混一字內廼以帝制紀之前此惟書晉王諱按綱目凡創制以太康元年為始云

綱庚子太康元年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

濬以舟師八石頭吳王皓出降○**鑑**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

吳鎮戍戍守邊也所向皆克吳人於江積要害處積七迹反水渚有石並以鐵鎖橫截

所克

所克

鐵鎖置

之又作鐵錐

錐朱推反鋒芒銳者

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筏房

編竹為之箴筏也

數十萬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

著輒略反置也

又作大炬

火把曰炬束蒿為之

灌以麻油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

融炊氣上出液

飛軍

流膏也

於是船無所礙濬遂克西陵荆門

今荊州府荆門州

夷道諸城杜預遣周

吳威勢破竹

直等帥騎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

在歸州巴東縣

吳都督孫歆懼

因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遂克江陵預謂諸軍曰今兵威已振譬如

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持授群帥方略經造建

業又與王濬書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速寇釋吳

人於塗炭振旅還都

振整也旅衆也出口治兵卑者在前尊者在後入曰振旅尊者在後

亦曠世一

事世一
相職援

事也濬大悅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王使丞相張悌沈瑩諸葛覲帥

衆逆戰大敗靚迎悌欲共遁去悌垂涕曰仲思諸葛今日是我死日也

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諸葛瑾援常恐不得其死負名

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耶靚流涕而去後詔以爲待中固辭不拜終身不向朝廷而生

悌遂爲晉兵所殺并斬瑩等吳人大懼分遣使者奉書於渚濬以請降

濬卅師過三山太平州繁昌縣東北渾遣人要濬趙過論事濬報曰風利不得泊

也濬鼓譟入于石頭諫群呼也石頭城名在金陵西北吳王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

發明孫皓罪浮于桀張悌知其敗亡面爲之相不足以言智然視其告諸葛靚之言亦可謂審于處死者又曰平吳之舉渾濬每功今

觀此書濬以舟師入石頭吳王皓出降則其功固有歸矣此論功行賞之斷案也

胡致堂曰古人一受賢者之知其自效甚於報爵祿之寵以爵祿之寵易得而賢之知難遇也張悌非吳臣第一流觀其臨難

致身死而合義不肯貪生失節以負名賢知顧可謂烈丈夫矣

風利不得泊
有濟人
王濬入
石頭城

歷年圖曰

破虜堅以低達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蹂洛川汎

下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真英才也大帝承父兄之烈
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壁之役決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
如是乎奄有荆楊薄於南海傳祚累世宜矣侯官景帝皆明慧敢決
有先世之風歸命驕懷殘虐深於桀紂求欲不亡得乎

右吳四王共五十九年

此羊太
傅之功

目朝廷聞吳已平群臣皆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羊之功也

騎將軍孫秀不賀南面流涕曰昔討逆孫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王

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接吳之末下也大臣皆以為木
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必克

四月興孫皓歸命侯遣使行荆楊除吳苛政書除苛政予晉
以吊民之師也

遣使除
吳苛政

五月引見歸命侯皓登殿稽顙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

孫皓折

賈克

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克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

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如此刑耳充默然甚愧

王渚

綱封拜平吳功臣○**鑑**時王渚之入建業也明日王渚乃濟江以渚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渚何樊勸渚送皓與渚由是事得解渚與渚爭功渚表渚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渚子渚尚常山公主宗黨強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渚帝弗許渚自以功大無渚父子及黨與

范通規
王渚

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輒出不辭帝每容恕之護軍范通謂渚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藺生所以居廉頗也王渚能無愧乎渚曰吾

秦秀訟
王濬之

居

杜預安
不忘危

用兵制
勝諸將
真及

詔罷州
郡兵

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福也小福

也博士秦秀等上書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愚按靡笄之勝晉三帥皆讓君

子美之渾濬爭功於平吳其不讓甚矣收之晉書唐彬與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緣倍必降未至建業三百里遂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嗚呼濬視彬有餘愧矣

○鑑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預在鎮數餽遺洛中貴要

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或問其故預曰吾是為患不求益也

袁了凡曰羊祜杜預同朝氣合決策平吳實相後先而祜身不携甲關不施衛預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舉克成功乃知決機幘

帳折衝組豆固自有人哉彼棄瓢輟策者終豈兼資也

綱詔罷州郡兵○鑑詔曰昔在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

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韜戢皆藏也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

山濤讀
武備

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

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永寧晉惠帝年號

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

吏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按晉書山濤與盧欽論用兵之本

帝稱之曰天下名

言也然不能用

永潛溪曰

天下雖安忌戰必危故周人伐商之後雖歸馬放牛韜弓

及承寧盜起州縣不能禽制蓋貽謀之不善也

陳止齋曰

天下不可以近慮慮之也以近慮慮天下而不誤天下者

固其難令之勢不可一日而去德至於隄防其易開之隙亦不可撤其備而示以可乘之間昔晉之平吳非晉之福也唐之得兩河於季世亦非唐之盛事也武帝後然自以為無虞不聽山濤之諫而去州郡之兵蕭俛段文昌之屬亦無承圖競為偃武之談以中穆宗偷安

之欲蕭鎮甲王日彫月耗一口盜起永寧禍發燕趙而國家無誰何
之者晉祚遂以不久唐之故壤復淪盜淵嗚呼為天下慮而使淺謀
卑見盜太平之名者為之天下之不為晉唐者亦幸矣

綱辛丑二年三月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

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
挿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而庖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勢傾內外時

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癸明**帝

兢兢業業夙夜最興與天同運正所以為社稷生靈計耳晉武而知此將蚤夜不遑烏有遊宴後庭之失哉

丁南湖曰晉漢高捐棄秦之宮室婦女遂成四百餘年之大業董卓

人荒淫為甚是以樂其淫者九年而即崩延其國者一傳而即壞予
謂晉赫赫以滅吳而吳真真以滅晉此造化報施之巧非智士莫能

也

鑑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

鮮卑本山名東胡之別種因退保此山遂以為號

多處之塞內諸

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史漸

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

彊暴也若犬之

歷古為患宜及

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

胡邊地

雜胡謂戎狄之在塞內諸郡者雜居不一

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

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吳養心曰

觀漢魏居戎於內郭欽之疏不行便

郭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鑑王寅三年帝問司隸校尉劉

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

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

以三楊等弄權

以此

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

鑑後將軍王愷

文明皇后之弟

散騎常侍石崇

苞之子也

二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

華名
一時

綱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

書張華以才學文識名重一時荀勗

相高愷以給澳金崇以蠟代薪
愷作紫綵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
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
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
愷怒以為疾已之寶崇曰不足為恨今
還卿令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
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
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
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
有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丁南湖曰王儉石崇晏享王
天下靡奢觀愷以
掠遠使客商又二人皆肆行
此衆慝之所歸造化之所忌
以平愷絕嗣而崇滅族也
之富儉踰之罪已極矣况關之以誇
家貴戚攘君刺民崇任荆州刺史劫

馬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托後事華以齊王攸對忤旨

最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華撫循夷民譽望益寔帝欲徵用統侍側

從容語及鍾會統曰會之反屬由太祖帝曰卿是何言耶統謝曰善御

善御知六轡之

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使會自謂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宜思堅氷之漸勿

宜

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因屏左右而言之遂不徵華

是非久自見

夏四月魯公賈充卒○目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

不可掩也至是薨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謚為世孫及太常議謚博

士秦秀曰昔鄒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鄒見襄六年莒滅鄒姓以為後滅

亡之道也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

賈克晉
之趙穿

論荒公帝更曰武發明

賈克晉之趙穿耳然天理人心之固有克雖元惡至老病重死方且自憂謠傳則是小人之心

未始安于為惡也秦秀猶是為

掩護不欲斥言之耳書法如此豈予

袁了凡曰

賈克晉兄宋秦檜皆無子然克妻欲後其甥而趙殺其子於

奸臣妒人國亦以妒妻而滅其家天道哉

綱散騎常侍薛瑩卒○目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為第一乎喜

為第一士當

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

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

第四也溫恭脩慎不為譖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觀瑩之處

薛瑩處身四五

身本示其四王之間乎○歸命侯孫皓卒

書卒予有厚也吳滅於是四年矣

之間

自癸卯四年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攸禮物博士庾粲秦秀等曰古禮

宰相不得久在外

三公無職坐而論道惟宜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張公虎征淮夷故其

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六合為家將數延三

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

時以攸都督青州軍事

違舊章矣祭酒曹志奏議謂

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沒世反葬及其妻也雖有五霸迭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而論哉自義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纔得沒身而周漢親疎為用當如博士議帝大怒除曹志等名賜攸備物殊禮

綱大司馬齊王攸卒○鑑帝哀慟不已馮統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

之今日薨歿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書法

攸舉勳以禮鮮有過

事賢也不親且賢徒爲荀馮所諸必欲出之以至嘔血而卒帝亦聞其
失使齊王不怨豈無益於孱弱之嗣

立中正
定九品
何如

甲辰五年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

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

問劉毅
論中正

考其才德而等第之以爲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

之設於
損政之

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奸蔽日滋劉毅上疏曰中正之

道有八
其詳可
得聞歟

設損政有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

劉毅疏
中正損
政有八

門下品無勢族一也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于州里嫌隙結于大

中正損
政有八

臣二也優劣易地首尾倒置三也禁人訴訟使受枉不獲上聞四也采

九品八
損

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五也抑功賞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

不問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七也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

魏舒先
行後言

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臣愚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收

綱丙午七年正月司徒魏舒罷○舒稱疾遜位○舒所為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衛瓘與書曰每與處上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而後矣

綱已酉十年十一月尚書令荀勗卒○勗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久任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瓘瓘與惻悵有人賀之者勗

曰奪我鳳凰池俗謂中書省也諸君何賀耶

奪我鳳凰池

綱武帝以才人才人婦官名晉武帝采漢魏制於三夫人外置有才人秩比列侯之次謝玖賜太子生皇

不可令
照見人

劉實著
崇禎論

矯時救
弊宜以

孫適以律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帝裾入閣中日暮

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常對群臣稱適似宣

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特適明慧故無廢立之意

目帝為適高選倭佐以散騎常侍劉實志行清素命為之傳寔以時俗

善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著通進也謝章謂謝除官之意表也

必推賢讓能一官闕則擇為人所讓多者用之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已

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競推於勝已而賢知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

倚已則讓之者多矣馳驚進趣趨而欲人見讓猶却步而求前也

三時又封宗室數人淮南相劉頌上疏曰陛下以法禁素寬未可遽革

然矯時救弊亦宜以漸臣聞為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